



延平李光生答問後錄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一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先生終日跪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

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光先

生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延平先生氣象好

熹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

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駭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

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評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

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
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
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
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
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
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
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
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
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
盃。醉元本無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迴。後來

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
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
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
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
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
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
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
元本無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
驗字。

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
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
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
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元本無復之曰。持字
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
這裏。又差從釋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却
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元本無便蹉過了多。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
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
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
之。其外無餘。縷折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
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
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
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握衣。發其蔽
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之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得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烹也。小生。升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連。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予所首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誓。不亡者存。鑒此誠意。祭文。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

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
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
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
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由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
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初龜山先生但
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
重誦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
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
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
之太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

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
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
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
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
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
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
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
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
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媼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
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

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
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慶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
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
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
倦隨入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
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
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
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

及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
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
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
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曾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
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
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
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

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
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
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
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
邪。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
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
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九聖賢所
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

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
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
蹊徑不差。若驟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
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
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
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
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齟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塲屋。超

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入其
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為先
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
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道之所
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
分矣喜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
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
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
道之其後喜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
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

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
求知於世而已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
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
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
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
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
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
矣。行狀。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智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為道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為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

安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

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
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本未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
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
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
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為聰明絕世
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
則又以為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
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
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為千古計也豈容有

一毫曲徇苟合相為容悅之意哉北海王耕
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之刊之郡
齋以昇學者其惠宏矣師夏贇貳于此因得
述其所聞于後以告同學者蓋丙辰夏夜之
言也幸贊其僭嘉定甲戌三月望日後學趙
師夏謹識

延平答問補錄

後學

琴川

周木

謹編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
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
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豫章集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
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
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 語類 后並同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
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枝葉之助。

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一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熹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吾與回言終日章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

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該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袞發出來後來思之一袞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却說得

配字極親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熹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熹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

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說張羅落者大。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

椅

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曰。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倚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熹時為學。雖畧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工夫。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六）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

李先生云。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

畢竟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關佛者。皆以義利辯之。此是第二義。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他錄）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

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辨。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辨。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為貧。文定代云干木云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

李先生云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鳴麤疎人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

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朱子大全

后並同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間。如其非道。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因以問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

不必如此回互也。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俱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為龜山中庸語意古燥。不若呂與叔之淡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贯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論。

乏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文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文獨深得其闡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去年春間得范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

後來復別。此亦是一格也。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又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泄柳申詳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

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昧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

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太肯也

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為不易窺測到此

二程先生集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此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自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

李先生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性理大全 后並同

李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李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李先生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

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在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李先生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繫于陰陽。

又曰。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偶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

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
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
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
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
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
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
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
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
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
見李先生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
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
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
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
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
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

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
得較透。熹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
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
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
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
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
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
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不復推
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
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
然震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
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
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
於此者。為能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格菴趙
氏曰。程子言者。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
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
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
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

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二者之戒。

大學或問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于官無嗣族人
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遇寇竊發寄葭
於郡之開元寺門人李愿中始為歸葬于本親母
夫人墳之側豫章集 后並同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適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
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陳淵語孟師說跋有曰孟子饑者其食渴者其飲與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此說甚
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
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
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掌自心
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
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
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
李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

延平或問下

語類 后並同

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
即起向壁立看者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者
畢就坐其所待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
成至於是也。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
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
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
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
同頽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甲夫野老。

田

李先生好者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
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
正更愛者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
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
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看舊嘗看正蒙
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
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侯師聖大康踈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者親羅仲素
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踈疎
處

李問陳幾叟借得胡文定春秋傳本用薄紙真謹寫
一部易傳亦然

喜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熹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曾與他
說禪李先生只說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

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
看聖賢言語熹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
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
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
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龜山之學以身
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
生之學出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李先生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
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

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朱子大全
右並同

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

胃

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

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尊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擘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乎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羅博文嘗從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

發明喟然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熹亦受學于李先生之門先生為熹道公之為入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閑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羨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

已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言行錄 右同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

文公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于李先生。退然如
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
文公年譜 右並同

文公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于
李先生。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專精致誠。剖微

平

窮深晝夜不懈。至志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
矣。

文公常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乎實。乃知向日從
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於聿齊。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
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

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
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性理大全

李先生初見羅先生。書曰。伺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關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

闕

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致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

伊

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慈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實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核篲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

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
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
於心之不洽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
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其寒而
求衣不過乎絁布之溫道之故可貴亦不過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
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失誣詭譎性可以駸人耳
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絁布之
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
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

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
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闢風
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
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
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
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
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愴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
棟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
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
身為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屢在佛子中

有絕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念。忘情。智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入以和。接物而與之。為春。未古而多。無有遠適。此侗所以願授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君之必。

占

者。將隨釋而顯。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豫章集 左並同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以咫尺。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愷。願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絕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貪德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願序為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扣至扣。乘便。

謹上狀。不宜。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
 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盖兀坐絕無適從。正
 賴師友之說。散胸中憤憤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
 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納也。侗再拜。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拜錄
 示盛製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
 可言。區區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
 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白
 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適從。

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賾。雖粗能遺釋朝
 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
 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損示所志。一一諦思。
 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
 輒敢發一語。近為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
 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
 警誨者。千萬勿怪。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
 勉勵。以赴省闈。六敵行席。魏科為交游慶。此外加
 愛為禱。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延平先生與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極
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
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
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
幾放倒。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
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
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
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
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
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

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文公年譜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曰：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
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
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
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
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
左石，未知以為然否。 豫章集 右並同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
於瞽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

右

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為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秘恐操心近炙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力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思吾道當無礙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峰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疎庸

陳淵答李先生書云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技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奧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為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

又云自仲素老友之亡舊學荒廢無所就正方茲待盡立整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詎一旦且暴露想雖如吾愿中之怨恐亦不能掩其惡也用

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枕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終言不能盡

鼎元教授答李先生書云仲辰詩甚佳。唐衡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求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為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敦叙者。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為絕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固知。但可太息耳。

喜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

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達。寧

陳文慶可也。朱子大全 后並同

挽李先生詩曰。河洛傳心後。毫釐彼易差。潘辭方駭俗。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聞道無餘事。窮唐不計年。筆軌

飾

渾謾興。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歧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

頻搔。

祭延平先生文。曰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

賓畢會。柳車既飭。薤露慄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

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

瞻總緯。彌切痛傷。築室三年。其酬夙志。舉觴一慟。

未訣。終天嗚呼哀哉。

竹林精舍告成。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

可行。明白就講堂行禮。宣聖像居中。亥國公顏氏

鄒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

並並紙濂溪周先生。東明道程先生。西伊川程先生。

東康節邵先生。西司馬溫國文正公。東橫渠張先

生。西延平李先生。東從祀。亦紙並設於地。先生為

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語類祝文曰。維年月日

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

遠自義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

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

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生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廢，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逶迤，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求求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充國公顏氏、郈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既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

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朱子大全。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文公時年二十有四，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之門。○二十八年戊寅春，見李先生于延平。○三十年庚辰冬，又見李先生于延平。寓居舍旁西林院者閱月。○三十二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復寓西林院者幾月。○隆興元年癸未，將趨召問，今日所宜言于李先生。○是歲李先生卒。○二年甲申正月，往哭李先生于延平，又叙述行狀，請闕帥汪端明志其。

墓。○比墓。又往會。○紹熙五年十二月。竹林精舍
告成。釋菜先師孔子。從祀周程張邵司馬及李先
生。文公年譜
劉將孫跋。豫章藁曰。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
氏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
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
慨然求之者。舊聞久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朴。
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
得豫章家集。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
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

豫章集 右並同

豫章遺藁。當以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截諸書
院之古犧洞。庶託求久。
楊棟請謚羅李二先生。言于朝曰。臣竊見龜山楊文
靖公。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
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
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
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辯。而卒傳先生之學。
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
嗣登大寶。首宗宋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

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諡然朱文公之學實師
 平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
 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
 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
 聖賢著述皆悲不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為亞聖然
 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叙堯舜至孔
 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
 辯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寧天下以正道觀朱文

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下人而
 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
 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
 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
 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欲乞聖慈
 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
 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諡昭
 示寵褒豈惟二臣潛德發輝其道光大而於損文
 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

李侗字愿仲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
 彦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前見從之累年授春秋
 中庸語孟之說從彦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
 從彦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
 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
 有條序從彦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
 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
 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
 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
 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慶飲食言笑終日油油

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入淺深施教而必
 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
 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
 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
 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
 落慶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
 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
 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
 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練

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連堅之稱。濂溪周茂叔宵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宵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自之間。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

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秦

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筆畫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後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香幣來迎。相

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八。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宋史

褒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嘗謂文治興隆。宜舉行於曠典。儒先褒美。期激勵於將來。蓋國家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設。必崇先聖先師之祀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以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然有司討論未盡。尚遺先儒揚時

等五人未列從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惟故
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
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
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者也故宋慶士延平
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
說即其講論之旨也故宋中書舍人謚文定胡安
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為集傳羽翼平經明天
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故宋慶士贈
太師榮國公謚文正九峰先生蔡沉從學朱子親
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於

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謚文忠西山
先生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偽學之
禁以錮善類德秀脫出獨以斯文為己任講習躬
行黨禁解而平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
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舉取士已將胡
安國春秋蔡沉尚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
大學行義亦備經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治道
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
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宜命禮官
討論典禮如周敦頤等例聞奏施行以補闕典吾

道幸甚本省以其言具咨中書省仍遣胡喻赴都
 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書判送禮部行移翰
 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准所言回呈中書省一
 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謚號
 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
 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沉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
 福國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齋往福建行省訪問
 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所居鄉里郡
 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元史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 臣周木謹

奏為崇儒重道事內一件臣聞從祀之典凡先儒
 有功於聖門者咸與其列而况得夫聖統之正
 傳者乎臣竊見宋儒延平李侗得傳伊洛道學
 之妙徽國文公朱熹實師尊之講明正學其有
 切於聖教甚大紹熙五年十二月熹年六十有
 五始作滄洲精舍告成釋菜
 先師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以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及侗七人從祀時隆
 祀之典未舉也先是淳熙七年三月熹守南康

申省轉聞之。陞泗水侯孔鯉於從祀時不果從。及熹既沒。至理宗淳祐元年。以手詔陞敦頤顯願載及熹於從祀。度宗咸淳元年。幸太學。又陞雍光於從祀。二年。又陞泗水侯於從祀。志取熹故事行之。而獨不及於侗焉。當時宰執宜有所請而不聞者。此無他。有其君而無其臣故也。臣竊以為侗之學其傳歷有所自。而熹之師亦非侗一人。滄洲之祀獨推於侗。而不及他者。是必有深意也。厥後熹之門人蔡沉及元儒許衡吳澄。一則得熹小學讀之。敬信如神明。一則得熹

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是沉之與衡與澄皆親炙私淑於熹者也。今亦陞於從祀。又况熹自言侗為義重恩深之師。歷宋于今未之有請者。此無他。蓋侗之學超然獨得於心性隱微之間。而非言語文字之末。宜人之所不及知者。惟熹得而真知之。故滄洲之祀獨與焉。此無足怪者。性與天道。子貢之資猶不可得而聞也。昔孔子之門其徒三千。惟顏子終日如愚而獨稱為好學。然考其驗則且不遷怒貳過而已。答其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然求其目則曰非禮勿

視聽言動而已。至於筆黝陋巷不改其樂三月
之久。心不違仁。故周子以為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動必求諸身。
其所傳大學開端用力。莫先於明德之格物。中
庸之書。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其用力
指要莫切乎戒慎恐懼。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孟子之書。只是要正人心。使人存心養性而已。
故嘗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引
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七篇之要。無踰於
此。故侗於四子之道。發明其義者。則見於熹之

集註。躬行其實者。則散見於宋史。侗傳及熹之
語類。與熹之年譜。所載從游之詳。文集所載。侗
之行狀。祭侗之文。挽侗之詩。書周子通書後語。
文。滄洲精舍告先聖文。合而觀之。則侗之道學
之妙。熹之師傅之益。與侗之有功無功於世教。
蓋自有不可掩者。或者以著述少。侗昔胡安國
嘗請以程顥從祀。其略曰。顥雖未及著述。而門
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是可
專以著述為哉。且聖賢之學。率性而已。侗真得
聖人之正學。滄洲之祀。熹嘗尊其位。與敦頤等。

並列於顏孟之下矣。而至今不得列於性惡者，况之下者何哉？臣愚不知其所謂也。臣又聞熹嘗集洞之言行為一編，名曰延平答問，歷歲既久，今雖世儒之家，多不能有其書，伏觀國朝性理大全五倫書所采錄者，是皆性命道德之言，精絕明備，使學者不得見洞之全書，尤為可惜。是宜世之知洞者少也。伏望

陛下勅付大臣討論故事。

加侖封爵。

陞祀孔子廟庭，仍

詔內閣檢求其書，校正頒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平學大明孔子之道於人，使天下之學術一出於正。豈小補哉？臣何幸躬逢其

盛。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 日

延平問答後跋

紫陽朱夫子受學于老祖文靖公之門
嘗以平日答問要語編錄成書流布天下
下惜夫迭經翻刻字多舛訛近荷琴川
周大參公詳校始復其正大父仲質公
由鄉進士判無為州先君天瑞公領南
畿鄉薦拜瑞金令俱欲刊此未就習幸
知廣州府幕事適家居取周公校正本

錄之未備者也乃告於希正圖所以刊
以是書若云清州牧李若剛而以事至
系師希正亟以是條之李若剛喜以符宿
以既還州數月功已去完乃寄書激跋
友於混之自惟憎陋何敢贅一辭於太
賢傳道之由邪然而書以以刊行首
末則與有知焉故不敢固辭而於此又
有所感焉友晦菴夫子未見先生之

前此出入釋老之間及後見先生為學
始就平定而卒以夫予載之先之傳是
則凡晦菴之私衷奉主大明形道於天
之者皆自先生為之而予授受心法之
妙備載此由今驅遠之言予淡質慙若
無甚異而予自是精深浩博不可涯溪
推之極也可謂明並日月幽參造化而
至用功親切之要常不離於日用酬酢

動靜語默之際此先生靜坐求中_中之說
所以與然不_不論於禪字而大本達道靡_靡不
後貫者也嗚呼因程既_既性一再傳而大
宗已乖_乖泚_泚先生孰_孰得而反_反之心乎友_友重
人之後教_教弟子無窮者頌_頌也而先生庶
幾_幾止_止也此_此是_是也之_之以_以之_之為_為後_後字_字之_之有
宜_宜如_如何哉_何高山仰_仰心雖_雖未_未覩_覩冰壺_{冰壺}秋月
之象_象第_第古_古一_一心_心寧_寧不_不為_為作_作興_興於_於西_西林_林感

恍_恍之_之待_待也_也邵_邵嘉_嘉禧_禧三_三十_十之_之年_年歲_歲次_次甲_甲亥_亥
秋_秋九_九月_月既_既坐_坐出_出城_城李_李滉_滉漢_漢跋_跋

滉_滉又_又按_按此_此書_書舊_舊本_本後_後錄_錄在_在師_師弟_弟子_子考_考四_四之_之前_前
窃_窃意_意兩_兩篇_篇皆_皆先_先生_生之_之精_精蘊_蘊雖_雖不_不可_可以_以實_實主_主本_本
末_末然_然一_一則_則當_當時_時之_之語_語或_或手_手札_札一_一則_則出_出於_於追_追
錄_錄至_至先_先後_後次_次第_第決_決不_不可_可移_移易_易而_而以_以編_編如_如此_此北
中_中原_原本_本故_故然_然也_也乃_乃由_由於_於轉_轉輒_輒之_之人_人誤_誤而_而倒_倒
接_接之_之耳_耳故_故置_置前_前也_也雖_雖不_不可_可易_易言_言今_今既_既刊_刊以_以是_是

書則何_レ當_レ仍_レ至_レ誤而莫_レ之_レ警_レ乎_レ倪曾_レ以_レ是
告_レ於_レ希_レ正_レ剛_レ而_レ皆_レ不_レ以_レ為_レ不_レ可_レ改_レ從_レ而_レ正_レ之_レ
矣_レ聊_レ後_レ子_レ此_レ以_レ俟_レ後_レ之_レ君子_レ有_レ不_レ考_レ之_レ爾_レ濕
澄書

正保四丁亥季

仲其下旬刊行

21.11.4

15
共

